漢司馬遷子長班固孟堅宋范曄蔚宗本史

渤海王家楨批點

高尚記第十五

周柱下史李耳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

二千休尊崇先師正如喝佛罵祖子長尚不能辭安望古今嘖嘖

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巳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蒙漆園吏莊周

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巳故自

莊生之髓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會稽嚴光

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先曰

霸之召光最奇宜得此語

遣卿來何言乎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來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說鬼話有趣

京兆韓康

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

發音兒 丁

不得已乃許諸辭安車自乘柴車冐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扶風法真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先賛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

敢自同賓耒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太守矍然不敢復言

漢陰老父

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

此老更奇當是黄郭一輩人

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

陳留老父

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黄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襄陽龐德公

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生亂世固難遇子陽以死迫人遂有未輩可歎何異

犍為任永馮信

犍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李待以高位皆託靑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淸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處士閔貢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絜淸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

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荀恁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

婉而直

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後世輕出只是不能量耳

魏桓

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疋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馮良

奇　奇

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郎路慨然恥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

徵君姜肱

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

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奄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又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靑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中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

徵君申屠蟠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

是林宗叔度一輩人

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扵梁碭之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扵疑論

閫範記第十六

此婦意氣逈至箴盖晏子上

齊執盖者妻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無謂

京兆尹雋不疑母

婦人

決夫

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
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丞相楊敞夫人

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霍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
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
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
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
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未決先事

誅矣延年從吏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奉請大將軍敎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涿郡太守嚴延年毋

初延年毋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毋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毋毋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毋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能見大意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敎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毋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毋御歸府舍毋畢正臘謂延年

不媿于父不負守夫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

司隷校尉鮑宣妻桓氏字少君

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王霸妻

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客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

節不顧榮祿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志宿志而慚兒女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

江陽令姜詩妻龐氏

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得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

伏孝

嘔心語
亦鍾情

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周郁妻趙氏

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字也）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

語郁乎死乎

禮宗見卓與荀釆歸郭終是見不到

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

皇甫規妻

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慕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

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淸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氏

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

執奪其刄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放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奕可欽

孝女叔先雄

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

又一曹娥

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嘗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

酷險記第十七

秦丞相李斯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輙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

哭得好

錯大謬全在帝自將而身居守此便進

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内史鼂錯

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去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虖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虖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

事故盎得以中之今觀盎說殊平平無足動人主者

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兩人舞文以心相與

御史大夫張湯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幷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

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

寃家路窄

太史叙三長史藏怒處種種有根委然後着合謀以下語方有力此文中老獄吏也

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

左 證左

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

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

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㦸 提前

事

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

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

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

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

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

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天子案誅

後世云不為例而竟例一周之徒也

三長史丞相自殺出田信

中尉王溫舒

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御史大夫杜周

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

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光祿大夫陳咸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
程作司空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服
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
人父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
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王食然操持
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

譈讀曰懟音之淚反

之豪強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譎

酒泉太守翟酺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旣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帝相王与侍中甯養子

爲淸和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
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
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
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
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
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雜俎訓第十八

齊相成侯騶忌子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
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
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騶衍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
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以為衍之說奇矣而後乃今利西泰生為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奇偉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
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
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
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
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
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
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
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
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

襒疋結切

發憤如伯夷傳

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

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秦相剛成君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

齃烏曷切

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西楚霸王項籍

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轉憊憂
美之封
英雄多
困此輩

晉灼曰
覈音紇
京師謂
麤屑爲
紇頭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

入壁不敢復出

左丞相户牖侯陳平

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

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内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

此嫂想不笑人

毋
夫人　乎亦倡

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秩比中二千石

亦知床頭捉刀人乎

此自令君豪爽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想蓬頭垢面時都好

孝文園令司馬相如

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

一司馬何能爲然千世之後能煞龍湖比丘豈不大奇文君歌白頭時聞此玫當破涕爲笑

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
舍都亭臨卭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
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中多富人而卓
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旣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
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卭令不敢嘗食自往
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

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

慾辱

龍湖此相如眞文章

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

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

大中大夫東方朔

建章宮後閣重（重歷重〇欄也）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

隨口作頡

可巳飡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

四何韻語令人痛甚則呼阿暑謈攴高切故朔因逐韻而嘲之云口無毛聲謷謷也朔對用韻

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

更奇突舍人更當榜百亦隨口用顔

當榜郎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輙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按謇而豪將軍

丞相條侯周亞夫

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

之褏取箸而來鞅鞅之謂大小甚相反而禍福吏不可測爲臣不易可蓋人言

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
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
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
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旣聞上下吏吏簿
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
責問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
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
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
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少卿事千古痛心以五千兵敵虜數萬且步鬬騎也路伏波不肯下竟至大敗

左校王李陵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

乃公事所根者久延年一死耳卽偷生苦寒地果能繼乎柯之盟漢誠寡恩豈臣再辱

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丞相長史朱買臣

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

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
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
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
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
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
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
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詔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

太守懷
章綬還
至舍亭
所知錢
勃見其
暴露曰
得無罷
乎遺與
飛扇買
臣至郡
引為上
客書遷
為掾史
敘得景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

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
葬

齊相主父偃

與桓公同歎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
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
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龍湖　痛切

諫大夫終軍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

壯哉豈獨題橋柱者

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諫大夫王褒

宣帝識字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輙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

敘私語靡靡可聽

歎草木多聞之觀賢若倡優博奕遠矣

待詔賈捐之

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許晏可爲將

竊大權

小人顧圖身家如此狡狠其如顯何

軍期思侯並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

名聞扵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
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
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亶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
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
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
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皇
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
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

輕俠可懽匹夫釋智天子愛女皇后周親不可保何有於相君

法捐之竟坐棄市與臧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

丞相葛繹侯公孫賀

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

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京兆尹雋不疑

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震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

有古意

從夫子論子產來

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

大中大夫龔勝

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

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
隷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
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
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
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
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
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
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
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

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毋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汚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議論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媠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